

后浪出版公司

WALTER A. McDOUGALL

Let the Sea Make a Noise:

A History of the North Pacific  
from Magellan to MacArthur


# 激荡太平洋

大国四百年争霸史

(美) 沃尔特·麦克杜格尔 著  
李惠珍 赖慈芸 周文萍 连惠幸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后浪出版公司

WALTER A. McDOUGALL

Let the Sea Make a Noise:

A History of the North Pacific  
from Magellan to MacArthur

(美) 沃尔特·麦克杜格尔 著

李惠珍 赖慈芸 周文萍 连惠幸 译

# 激荡太平洋

大国四百年争霸史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荡太平洋 / (美) 麦克杜格尔著; 李慧珍等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6

ISBN 978-7-5502-3185-6

I. ①激… II. ①麦…②李… III. 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6251号

LET THE SEA MAKE A NOISE

by Walter A. McDougal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Pos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 (Beijing)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Perseus Books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中文译稿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 激荡太平洋

著者: (美) 沃尔特·麦克杜格尔

译者: 李慧珍 赖慈芸 周文萍 连惠幸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特约编辑: 闻静

责任编辑: 徐秀琴

封面设计: 周伟伟

版面设计: 王雨薇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600千字 720×1030毫米 1/16 41.5印张 插图3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3185-6

定价: 68.00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 目 录

引 子.....	1
第1章 召 唤    3	
第2章 第一次聚会    14	
<b>第一部 帆船与体力时期.....</b>	<b>25</b>
第3章 东经159度, 北纬32度, 1565    27	
第4章 长崎, 1638    34	
第5章 北京, 1644    40	
第6章 尼布楚, 1689    45	
第7章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1741    53	
第8章 上加利福尼亚, 1769    60	
第9章 第二次聚会    70	
第10章 凯阿拉凯夸湾, 1779    78	
第11章 努特卡湾, 1790    86	
第12章 北海道, 1792    92	
第13章 凯阿拉凯夸湾, 1794    98	
第14章 锡特卡, 1799    106	
第15章 巴黎, 1803    115	
第16章 库页岛, 1806    123	
第17章 第三次聚会    129	

第18章	阿斯托里亚, 1811	136
第19章	加利福尼亚与考爱岛, 1815	142
第20章	华盛顿特区, 1819	150
第21章	圣彼得堡, 1821	156
第22章	火奴鲁鲁, 1825	162
第23章	第四次聚会	174
第24章	布拉索斯河上的华盛顿, 1836	182
第25章	广州, 1839	190
第26章	火奴鲁鲁, 1843	198
第27章	俄勒冈, 1844	205
第28章	索诺马, 1846	213
第29章	巴拿马与合恩角, 1849	223
第30章	第五次聚会	241

## 第二部 蒸汽与铁轨时期..... 249

第31章	第六次聚会	251
第32章	江户, 1853	256
第33章	黑龙江畔的瑗瑛, 1858	263
第34章	圣弗朗西斯科, 1860	273
第35章	华盛顿市与锡特卡, 1867	282
第36章	东京, 1868	292
第37章	犹他与不列颠哥伦比亚, 1869	299
第38章	第七次聚会	308
第39章	火奴鲁鲁, 1875	316
第40章	萨克拉门托与华盛顿, 1882	323
第41章	东京, 1889	331
第42章	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天津, 1891	340
第43章	火奴鲁鲁, 1893	348
第44章	朝鲜半岛, 1895	357
第45章	马尼拉与火奴鲁鲁, 1898	362

第46章	第八次聚会	370
第47章	北征阿拉斯加, 1899	379
第48章	北京, 1900	387
第49章	巴拿马城, 1903	395
第50章	旅顺港, 1904	410
第51章	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 1905	421
第52章	第九次聚会	429

### 第三部 内燃机时期..... 435

第53章	第十次聚会	437
第54章	圣弗朗西斯科, 1906	441
第55章	朝鲜半岛, 1910	450
第56章	北京, 1912	456
第57章	巴拿马运河与胶州湾, 1914	466
第58章	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巴黎和会, 1919	474
第59章	华盛顿特区, 1912	483
第60章	东京, 1923	492
第61章	第十一次聚会	500
第62章	西雅图到西雅图, 1924	507
第63章	上海, 1927	518
第64章	奉天, 1931	525
第65章	南京, 1937	535
第66章	诺门罕, 1939	545
第67章	珍珠港, 1941	555
第68章	第十二次聚会	565
第69章	图利湖与中途岛, 1942	573
第70章	阿图岛与德黑兰, 1943	591
第71章	塞班岛, 1944	599
第72章	长崎, 1945	609
第73章	东京, 1948	618

第 74 章 朝鲜半岛，1950 628

第 75 章 第十三次聚会 635

第 76 章 美国人的负担 642

第 77 章 曲终人散 651

出版后记 659



# 引子

*Faint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letter or document, visible in the background.*







## 第1章 召 唤

电脑软件：Word Perfect 5.0，文档“掠夺者”（Grabber）初稿：一如全球各地，日本佃农对领主或城主派员横征暴敛已经习以为常。不过九州岛的松仓（Matsukura）大人在横征暴敛之余，还喜欢加上强取豪夺和严刑拷打，而他的佃农多是基督徒这个事实，让他更是乐在其中。不过1637年秋天，由于收成欠佳，再加上内战后遭到遣散的武士涌入乡下，因此当税务官除了收缴稻米还附带征收民女的事传开时，农民便揭竿而起。

1638年年初，3.7万名武装起义者据守岛原（Shimabara）附近的一座城池，和10万大军相持不下。当起义军口中格格不入地呼喊“耶稣”“玛利亚”和“圣迭戈”紧守城池的时候，近在咫尺、受欧洲影响最深的城市长崎就在一旁屏息静观。起义军击败了1.3万名进攻部队，杀了对方的将领，但却没能突破重围。松仓接着指派了另外一名与江户幕府关系密切的新指挥官，并向邻近的荷兰人求助。当地的东印度公司代表尼古拉斯·寇克贝克（Nicholases Koeckebacker）一时进退维谷：他或者冒着可能丧失所有日本通商权的危险，拒绝松仓的要求；或者将大炮对准岛原。不过，毕竟他要攻击的教徒是日本人而不是欧洲人，而且信的是天主教而不是新教。于是寇克贝克派出了船只，遭到炮轰又弹尽粮绝的起义军逐渐丧失了防卫力量。1638年4月，城池终于在一场决定性的猛烈进攻中被攻陷。起义军不分男女老幼，无一幸免。

自1587年以来，对教徒不利的法令在执行上总是时断时续。不过现在幕府将军已下定决心：所有外国人不得踏上日本国土，凡是有信教嫌疑的日本人，如果不按照规定践踏十字架，就必须面临被拷打、处死的命运。数千人因此被钉上十字架。1640年，幕府将最后几名葡萄牙特使斩首，并警告如果葡萄牙国王甚至他们的上帝胆敢接近日本海岸的话，一样难逃相同的待客之道。至于荷兰人，则因为采取低姿态得以逃过迫害。荷兰属于改革教派，没有教士，教堂也看不到十字架。然而幕府的反基督教委员会却注意到一座荷兰仓库上

写着“西元1637年”，于是又颁布法令，规定所有以西元纪年的建筑物都必须拆除。荷兰人遵从了这项规定，因此得以留下，但是却被集中到一个叫“出岛”（Dejima）的人工岛上。此岛位于长崎港内，面积不到1.2公顷。幕府严禁白种蛮人穿过步行桥上岸，日本人也不准到海外旅行。这项为期200多年的锁国政策，是当时北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因为对俄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而言，这意味着日本这个潜在的强敌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一样窝在帐中不愿出战，这样四国便可以铆足全力、全心角逐这片仍旧无人主宰的海洋的霸权。

还不错。活力和戏剧效果都足以担当“掠夺者”的角色，文化和地缘政治上的冲突也足以点出本书的主题。当然，我必须回顾一下西班牙到达北太平洋的经过……并谈谈科技问题。毕竟幕府实行锁国政策的动机，其实主要是不想让国内争权的对手取得欧洲人的船只跟枪械。所以故事始于日本蓄意拒绝西方科技，结果今天却轮到西方国家来担忧日本的科技侵略。两边扯平了，教授。拜锁国之赐，北太平洋成为“白种人的内湖”。不过，日本重现江湖到现在才不过短短140年，太平洋的白人时代眼看就快成了明日黄花。

这种开场白会不会太悲观了？也许会让部分读者看不下去。而且书里缺少人物纠葛，只有一些无名的农夫和抽象的地缘政治。我必须一开始就把这一长篇史诗拟人化，突显其中的幽默和戏剧性。阿拉斯加，也许吧。“叟皮”和哈里曼的铁路梦想。好，就按F7离开文档。先存档，文档名就取作“长崎”……哇呜！是谁说手提电脑在飞机上用起来轻松愉快的？退出Word Perfect？不，打开新文档，然后再……

阿拉斯加“掠夺者”（Alaska “Grabber”）初稿：近年来，整个夏天都会看到豪华游轮在风景如画的阿拉斯加狭长地带港口徘徊——锡特卡（Sitka）、科奇坎（Ketchikan）、朱诺（Juneau）、兰格尔（Wrangell）和史凯威（Skagway）。当地原本稀少的人口似乎因此暴增了一倍，商店“稍后即回”的牌子不见了，数千台相机都争相拍下一模一样的景色：古色古香的木屋门面、图腾柱、旧矿区、峡湾，还有那些无所不在、连最大的广角镜头都捕捉不到的高耸山脉。然而回溯到1899年6月，当造型优雅的蒸汽船“乔治·埃尔德”号（George W. Elder）把浩浩荡荡的一大票人——包括船员、科学家、向导、游客等共126人——留在史凯威这个鸟不生蛋的鬼地方的时候，这里的风景虽然一样令人震撼，却多了几分陌生。这支庞大队伍的中心人物是爱德华·哈里曼（Edward H. Harriman）、他的太太、5个小孩、4名姻亲和3名家仆。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来度假。但是记者却怀疑，如果这位铁路巨子只是想来一趟豪华哈德逊

河之旅，那为何他的计划和行程都要保密？

倡导森林保育的加州艺术家约翰·缪尔（John Muir）在两年前就已经到过史凯威，他将这个熙攘热闹的地方比喻成一个被打翻了的蚂蚁窝。当时克朗代克（Klondike）淘金热正盛极一时，这里正是前往奇尔库特山口（Chilkoot Pass）和道森市（Dawson）的出发点。不过史凯威是个特别的“蚂蚁窝”，里面住的不是共生的“昆虫”，而是北美洲源源而来的各色人等，骗子、妓女、投机者和愤世的个人主义者都有。发号施令的是“叟皮”·史密斯（Soapy Smith）<sup>①</sup>，一个留着黑色大胡子、头戴宽边帽子的大地痞。他广派手下（远及西雅图）告诉淘金客到了史凯威该去找谁买金矿地图和补给。这些菜鸟一到史凯威，“可靠的叟皮打包公司”（Soapy Reliable Packing Company）的流氓们就会上前搭讪，表示只要花1美元就能得到指南手册、房间、地图或情报，只要1美元。然后外地人一拿出皮包，流氓便抢走他的创业老本。现在该谁来扮演这个无依无靠的傻瓜的恩人？不用说，叟皮听到他不幸的遭遇，就会给他回西雅图的旅费……或是送点东西给他家里的寡妇孤儿——如果这小子胆敢吵吵闹闹的话。叟皮说这样对大家都好，一个人要是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就不要来趟育空河（Yukon）的浑水！

不过淘金客还可以走别的路线去克朗代克，而且史凯威的商人对该镇声名狼藉也颇感懊恼。后来有一名人缘很好的老兵钱包被抢，居民立刻召开镇民大会，选拔义务警员。叟皮当时显然是喝醉了，他拿着连发步枪，非常不讲理地到会议上去捣乱。当他用步枪对准一位守卫时，土地测量员弗兰克·里德（Frank H. Reid）也掏出他的左轮手枪。双方同时开火，叟皮应声倒地，里德也不幸死于枪伤。但想想看，要是叟皮再多耀武扬威一年，他会如何在史凯威的码头上迎接哈里曼呢？哈里曼先生，各种指南都有，只要1美元，1美元而已！

不过就像记者猜测的，哈里曼此行别有意图。他一直想建造一条环球铁路。有何不可？在白令海峡上搭桥或建海底隧道，难道会比建新的布鲁克林大桥或纽约地铁还要困难吗？史凯威已有的一条小铁路，证明即使是副极地地区也可以造铁路，而且俄国横越西伯利亚的铁路也几近完工。结合俄、美两国人民的才智，恢复远古连接亚、美两洲的陆桥——这个疯狂梦想真是棒透了！

于是哈里曼就乘着“乔治·埃尔德”号在浓雾中横渡海峡，来到西伯利

---

<sup>①</sup> 原名杰弗里·史密斯（Jeffery Smith），以卖肥皂（soap）为生，所以又被叫做“叟皮”·史密斯。——编者注

亚的这一边。二十几名蹒跚走来迎接他的爱斯基摩人看起来病恹恹的，暴露在外哺乳动物和鱼的残骸臭得让白人受不了。甚至连狗也不像热衷拉雪橇、毛茸茸的爱斯基摩犬，看起来缺乏生气，一见到生人就赶紧跑掉。虽是仲夏，天气却冷得令人直打战，还刮着冷飕飕的大风。因此哈里曼在交换礼物、拍照留念后，便急忙回到船上，心中暗自发誓再也不去想这个鬼地方。无论如何，恃强凌弱的铁路时代眼看即将告终，石油和电力取代蒸汽成为主要能源，要实现俄美合作梦想的机会也微乎其微。俄国沙皇无意让美国的资本家经营西伯利亚，而美国也因俄国日益严重的反犹太主义风潮考虑全面断绝与俄通商。因此相邻的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一如往常依旧近在眼前却互不相通，只有海象和鲸鱼、楚科奇人（Chukchi）和爱斯基摩人随着季节来来往往。

这真是了不起，很有趣……草率……没什么大不了的。开场白必须悲壮感人，北太平洋是一个爆炸性的地区。种族冲突、战争、环境本身的爆炸性，让人颇有危险天堂之感。环太平洋居民的生活也是游走在生死边缘，随时要担心下一次台风、旱灾、火灾或火山爆发，还有……按F7跳出文档！存档，文档名就取作“阿拉斯加”。开新文档。开始！

东京帝国大学的大森（Omori）教授猜测，大洋彼岸正在发生非同寻常的事情。根据他精准的米尔恩（Milne）地震仪的侦测，圣安德烈亚斯断层（San Andreas Fault）沿线似乎有前震发生。但是他无法预知地震，遑论震中的可能位置。他只能希望在地震仪上的锯齿线突然剧烈摆动的那一刹那，圣弗朗西斯科的居民也能接收到某种警告讯息。

1906年4月18日的圣安德烈亚斯地震，以查尔斯·里克特（Charles F. Richter）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的地震级别<sup>①</sup>来测量，强度约为8.25级。这场地震持续了45秒，初时毫无声响，后来震耳欲聋，并在地层上造成数道约6米宽的裂缝。从葡萄酒产区索诺马（Sonoma）经马林县（Marin County），直下半岛南部到斯坦福（Stanford）的范围内，建筑物和桥梁纷纷倒塌、火车翻出轨道，连装在容器里的水都溢出来。在斯坦福，墙壁碎裂、雕像倒塌。圣何塞（San Jose）、蒙特雷（Monterey）、圣克鲁斯（Santa Cruz）等地的海滩都下陷了约3米。最后到了圣胡安·包蒂斯塔（San Juan Bautista），这场“天灾”把西班牙人盖的旧传道区夷为平地。圣弗朗西斯科正好位于震中，当时加利福尼亚州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这里；在陡峭的山坡和让第一代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回填地基上，房屋盖得栉比鳞次。几乎所有的烟囱或高塔都倒塌了，

① 即里氏震级。——译者注

二楼、三楼压在一楼上面。宏伟的旅馆倾斜，廉价的旅社崩解。中国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盎格鲁人都尖叫着跑到街上。有人穿着睡衣，有人连睡衣也没穿。妇女紧抓着小孩和念珠不放，水手和恶棍嘶喊着几乎忘光的祈祷文，吓疯的老人更直指这就是世界末日。当场就有数十人重伤，丹尼斯·沙利文（Dennis Sullivan）就是其中之一——加州旅馆中看不中用的圆屋顶倒塌，压垮了布什街（Bush Street）消防队的屋顶，沙利文当场昏迷不醒，4天后伤重不治。他是消防队长。等到余震在清晨5点25分停止时，全城火势已经不可控制了。

这也许是圣弗朗西斯科自1848年以来的第418次地震，但却是该市采用煤气取暖和照明以来的第一次地震。破裂的煤气总管道、残余的火炉和煤气灯在市场街（Market Street）以南的连栋公寓和仓库区造成了数十起小火灾和十几起大火。不到几分钟，从市区或山坡上往南看，整片天空被染成一片明亮的橘红色，也引发了人类的本能反应——有人惊慌失措、有人趁火打劫、有人逃跑，剩下的人合力抢救伤患、撤离居民并与大火搏斗。只是无水可用——地震破坏了自来水总管，精心建造的圣弗朗西斯科和圣马特奥市（San Mateo）蓄水库完全无法使用。代理消防队长约翰·多尔蒂（John Dougherty）尽其所能，命令属下尽可能利用每一个水源，包括下水道。不过市场街南边注定在劫难逃，各处的火灾连成一片火海，热气冲天，导致北边的金融区和西边的教会区也难逃祝融侵袭。多尔蒂放弃灭火行动，改用围堵策略。这意味着他必须炸掉整片街区以形成防火带，而且需要先疏散大量的居民，更别说爆炸物了。但是电话线不通，街上又人满为患。

到了下午，火势已经南移并烧掉了南太平洋铁路的终点站，然后再向北穿过市场街进入市区。一栋栋建筑地标付之一炬：旧邮局、旧圣帕特里克教堂、旧歌剧院（地震发生前一晚歌王卡罗素还在此地献唱）、联合广场，甚至连具有防震和防火设计、外观宏伟的皇宫饭店（Palace Hotel）也没能幸免。弗雷德里克·方斯顿（Frederick Funston）准将——菲律宾之役的英雄，也是圣弗朗西斯科市的要塞司令——下令工兵炸毁蒙哥马利大道上的建筑物。但是防火带失效，干燥、空气不流通，加上反常的温暖天气（事后被称为“地震天气”），更是于事无补。烈焰没有带动风势，也不能阻止为数众多的居民从海湾对面赶来抢救他们的财产、寻找亲人，或只是瞠目结舌地呆呆看着火势。方斯顿下令关闭渡轮，没有军方或市长的书面许可，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圣弗朗西斯科。

到了星期四早上，无家可归或离家的居民已达20万人；军方在金门公园（Golden Gate Park）搭了几座临时收容所，可是灾民的数量却是方斯顿最初估计要收容人数的10倍。而且火势还在持续蔓延，先向北沿着加利福尼亚

街烧到圣弗朗西斯科市最高级的住宅区，然后是唐人街。贵族山（Nob Hill，因居民多是大富翁而得名）拥有价值500万美元的费尔蒙特酒店（Fairmont Hotel），以及斯坦福、亨廷顿（Huntington）、克罗克（Crocker）等名人的宅第，里面全是无价的艺术珍品。褐色砂石的豪宅足以防火几个小时，直到过热的墙壁让屋内的家具起火燃烧为止；唐人街则烧起来毫不费力。火灾还在第二天引发了另一场恐慌：随着火势蔓延，一波波巨鼠从地洞和地道里一涌而出，只有偶尔驻足啃食人尸时才会稍作停留。华人也同样逃往邻近地区，包括意大利人的北滩区。在这里，就在烈焰带来的恐慌和混乱中，一场种族冲突就此爆发。

没错，即使大难当头，圣弗朗西斯科的各个民族仍旧无法化敌为友。白人利用重建圣弗朗西斯科的时机隔离亚洲人、禁止新移民，造成1907年的首次日美开战恐慌。他们设法以立法保障白种人的优越感，是否他们当时就猜出到了20世纪，白人在北太平洋的控制权必然会拱手让人？荷马李（Homer Lea）这个怪异的预言家就曾如此预测。不过，如果你了解白人在这个区域经营的时间有多短暂、人口又有多稀少，就不会对这个预言大惊小怪了。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始于1849年，太平洋另一边的俄国人甚至要到1860年才发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19世纪中叶就像是着了魔一样——我们的历史学家称之为一种机缘巧合——白人掌握了所有的技术，而中国人、日本人和墨西哥人却裹足不前：他们庞大的人口就是留在原地不动。北美海岸、阿拉斯加、夏威夷、西伯利亚都因此让白人有机可乘，最后也分别落入美国、英国和俄国手中。然而亚洲人和墨西哥人迟早会向其他地区扩散。白人迫使中国和日本对外开放，并引进亚洲和南美劳工的做法，甚至进一步加快了他们外流的脚步。居住在太平洋沿岸的白人向来生性多疑，仿佛知道是自己闯入了他人的领域，无法牢牢落实对这个区域的掌握。

如今日本人和中国人买下威基基海滩（Waikiki）、圆石滩（Pebble Beach）、好莱坞、西雅图水手队，以及美国和加拿大数千万公顷的农地。再过10—15年，移民将使白人成为加州的少数民族。圣弗朗西斯科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当然不愿见到邻居全变成黄面孔。然而，在日落大道区（Sunset District），我还不曾见过有人因为购买他们房屋的40万美元是来自香港而加以拒绝……我希望起码爱尔兰小酒馆能保留下来。

你认为伯克利（Berkeley）的那些家伙会对种族多元化大肆庆祝，而亚洲资本家并非他们眼中的“有色人种”？活该！“黄祸”变成庸人泛滥（Philistine Peril）。也许不到50年，加州白人的活动区域就局限于白人区，周



围环绕着三五千万亚裔和拉丁美洲裔人口，这还是假设移民就此打住的情况。可怜的黑人呢？他们住得起的地方全被越南人或韩国人买下了。一旦奥克兰（Oakland）、沃茨（Watts）、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居民全变成亚裔或拉丁美洲裔，黑人是不是会放弃家园往东部迁徙？据说加拿大的温哥华目前已经有30万中国人。天哪！夏威夷的情形就更有趣了。在80年代，夏威夷人（其中甚至有日裔）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将土地卖给非美国籍的日本人。所以现在亚洲人、墨西哥人、黑人都以移民法和所有权法作为争夺太平洋的利器，而这招正是白人几十年前用来对付他们的老办法。

坐飞机真是无聊……我为什么会因为自己不懂得感恩，不懂得欣赏能以每小时约800公里的速度在太平洋上空飞驶，把喷射气流抛在背后，一路畅行无阻地前往种族汇集的瓦胡岛（Oahu）而感到罪恶？真是不应该。想想瓦胡岛在库克船长（Captain Cook）抵达之前是如此远在天边。现在，喷气式飞机，还有环绕地球的卫星，就在让维他斯·白令（Vitus Bering）和其他无数船长与水手丧命的天气、波浪上嗖嗖掠过。除非驾驶员误闯堪察加半岛<sup>①</sup>，否则坐在机舱内就像在房子里一样安全！可怜的俄国人，你可以想象他们坐在西伯利亚某个没有窗子的碉堡里，整夜盯着雷达屏幕，守卫着一个不存在的帝国，对付一个你希望能让你的国家脱离苦海的敌人，如此一来你们这些无以为继的军事据点才能继续获得补给。

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会某些事情产生兴趣。我的情形是因为地图。我一向喜欢研究地图。北太平洋现在蔚为流行——环太平洋地区、太平洋世纪、即将来临的太平洋战争、新太平洋文化等等——这个区域仍旧令人兴奋不已。对我而言，太平洋象征干净、甜美、奇异，即使在加州看来也是如此——如果你走出洛杉矶和旧金山湾区的话。在夏天还有什么比黄金之州（Gold Country）更金黄灿烂呢！还有什么会比太平洋西北岸的森林和传说更令人毛骨悚然呢！不知道阿拉斯加柄区（Alaskan panhandle）<sup>②</sup>的乌鸦看到定期邮轮在内陆航道（Inland Passage）上南北航行时作何感想？呱呱！呱呱！呱呱！也许乌鸦认为划独木舟的特林吉特人（Tlingit）改变了白人的信仰，让他们膜拜乌鸦，因此现在我们才会络绎不绝地到阿拉斯加朝圣，以爆米花、三明治碎屑和鲑鱼残骸祭拜长着羽翼的阿拉斯加之王。

这真奇怪，不，我认为自己因为越战而首次来到这片海洋并不奇怪。我

① 指像1983年韩国客机一样，结果被苏联空军击落。——译者注

② 指阿拉斯加的狭长地带。——译者注

记不起从俄克拉何马州的西尔堡 (Fort Sill) 飞到奥克兰的过程, 但是我对搭军方巴士到位于湾区的空军基地, 接着被锁进一间仓库以防逃兵却印象深刻。外面有人示威, 想要拯救我们于虎口。一年后他们仍旧在原地为我们示威, 但我们却成了杀害婴儿的刽子手。军方用客机载运我们, 机上从空乘人员到背景音乐广播播送的背景音乐一应俱全, 多蠢的一件事! “我搭乘喷气式飞机离开, 不知道何时会回来。”这首歌可真能提振士气。不过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 (Clark Field) 稍作停留才是重点所在。感觉到湿气、嗅到亚洲的气味、看到地平线上的丛林和飘在上空的星条旗。这似乎有点不搭调, 原因与政治无关, 就是……不搭调。

再来是罗斯堡 (Fort Ross)。我在伯克利教了12年书, 奇怪的是自己却从来没去看过罗斯堡。后来一位朋友建议我去参观这个旧俄国碉堡。我真的去了! 想象俄美贸易公司的旗帜在加州海岸迎风飘扬、军械库里存放着19世纪初在圣彼得堡制造的火枪和大炮、饼干桶和煮俄国茶的铜壶, 还有小教堂和冉冉上升的焚香残留在教堂葱形屋顶上的斑斑痕迹。在菲律宾看到美国国旗、在索诺马县看到俄国国旗……如今在珍珠港的公交车上看到日本国旗。北太平洋一而再, 再而三地遭到分割。

还有4小时才到火奴鲁鲁 (Honolulu, 即檀香山)。当年在飞往越南的途中, 飞机加油时, 我们就是被反锁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当年他们送我们去为什么要选择向西飞——大老远地经过夏威夷、威克岛 (Wake Island)、菲律宾——不过回来时走的是经过日本的大圆航线 (Great Circle Route), 我们原本应该经过安克雷奇 (Anchorage), 结果却没有。巨型喷射气流用处真大, 我想。那时我还在那架“自由之鸟”号 (Freedom Bird) 上睡着了呢! 要能再睡得那么沉, 不知有多好! 我刚才说到哪了? 哦! 为什么我决定写北太平洋。第三个插曲就发生在威基基海滩, 当时我和我太太必须和一群日本观光客共搭一座电梯。我们被挤到角落, 而另一个角落则站着另一对美国夫妇, 他们和我们一样, 鹤立在这群日本人中间。突然, 仿佛心有灵犀, 我们四人扬眉望着对方, 眼神似乎在说: “我的美国同胞, 感谢上帝, 有你们在身旁。”那对夫妇是黑人。

现在谈日本“威胁”的书一定不下数十本, 不过结论却莫衷一是。有人说日本之所以凌驾于美国之上, 是因为他们的“发展型”经济着重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 而这要比自由企业或共产主义更适合如今的市场, 因此我们最好也制定个什么企业政策。不对, 另一位却说日本并没有凌驾于我们之上, 你不能从目前的趋势推测。所谓“日本公司化” (Japan Incorporated) 根本是